

稻草人



50907357

人 草 稻

著 鈞 紹 葉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1933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人草稻”

版初月八年一十二國民

版三月二十年二十國民

權作著有

*

印翻許不

角六洋大價實

(費寄加酌埠外)

鈞紹葉者著

生海杜者行發

店書明開路州福海上

司公刷印成美者刷印

路德華熙東海上

所行發分

沙長口漢平北州廣京南

店分店書明開

所行發總

號五十八路州福海上

店書明開

(少578)

序

聖陶集他最近二年來所作的童話編成一集，把末後一篇的篇名稻草人作為全集的名稱。他要我作一首序文。我是很喜歡讀聖陶的童話的，而且對於他的童話久已想說幾句話，現在就乘這機會在此寫幾個字；不能算是稻草人的介紹，不過略述自己的感想而已。

丹麥的童話作家安徒生 (Hans Andersen) 曾說：「人生是最美麗的童話。」(“Life is the most beautiful fairy tales.”) 這句話，在將來「地國」的樂園實現時，也許是確實的。但在現代的人間，這句話至少有兩重錯誤：第一，現代的人生是最足使人傷感的悲劇，而不是最美麗的童話；第二，最美麗的人生即在童話裏也不容易找到。

現代的人受到種種的壓迫與苦悶，強者呼號着反抗，弱者只能絕望地微喟。有許多

不自覺的人，像綠草一樣，春而遍野，秋而枯死，沒有思想，也不去思想；還有許多人住在白石的宮裏，夏天到海濱去看蕩漾的碧波，冬天坐在窗前看飛舞的白雪，或則在夕陽最後的淡光中，徘徊於叢樹深密流泉激濺的幽境裏，或則當暮春與清秋的最佳時，弄棹於遠山四圍塔影映水的綠湖上；他們都可算是幸福的人。他們正如一幅最美麗的畫圖，誰會見了這幅畫圖而不留戀呢？然而這不過是一幅畫圖而已。在真實的人生裏，雖也時時現出這些景象，但只是一瞬間的幻覺；而牠的背景，不是一片荒涼的沙漠，便是灰闇的波濤洶湧的海洋。所以一切不自覺者與快樂者實際上與一切悲哀者一樣，都不過是沙漠中隻身旅行海洋中隨波逐浪的小動物而已。如果拿了一具大顯微鏡，把人生仔細觀察一下，便立刻現出克里卜萊·克拉卜萊 (Cribbly Crabbly)。(1) 老人在一滴溝水裏所見的可怕現象：

所有幾千個在這水裏的小鬼都跳來跳去，互相吞食，或則彼此互相撕裂，成爲片片……這景象如一個城市，人民狂暴地跑着，打着，競爭着，撕裂着，吞食着。在

底下的想往上面爬，乘着機會爬在上面的卻又被壓下了。有一個鬼看見別個鬼的一條腿比他長，便把牠折下來。還有一個鬼生一個小瘤在耳邊。他們便想把牠取下來，四面拉着他，就此把他喫掉了。祇有一個小女兒沈靜地坐着，她所求的不過是和平與安寧。但別的鬼不願意，推着她向前，打她，撕她，也把她喫掉了。

正如那向這顯微鏡看着的無名的魔術家所說的，「這實是一個大都市的情況。」或者更可以加一句，「這便是人生。」

如果更深邃地向人生的各方面看去，則幾乎無處不現出悲慘的現象。如聖陶在克宜的經歷裏所說的：在商店裏，在醫院裏，在戲館裏，所有的人都是皮包着骨，臉上沒有血色，他們的又細又小的腿腳正像雞的腿腳；或如他在畫眉鳥裏所說的：有腿的人卻要別人拉着，拉的人額上滲出汗來，像蒸籠的蓋，幾個周身蒙了油膩的人終日在沸油的鏟子旁爲了客人的吩咐而作工，唱歌的女孩子面孔漲得紅了，在迸出高聲的時候，眉頭皺了

好幾回，額骨上面的筋也漲粗了，她也是爲了他人唱的。雖然聖陶會讚頌田野的美麗與多趣，然而他的田野是「將來的田野」。現在的田野卻如稻草人裏所寫的一樣，也是無時無處不現出可悲的事實。

所謂「美麗的童話的人生」在那里可以找到呢？現代的人世間，那里可以實現「美麗的童話的人生」呢？

恐怕那種美麗的幸福的生活祇在最少數的童話裏才能有罷。而那種最少數的美麗的生活，在童話裏所表現的，也並不存在於人世間，卻存在於蟲的世界，花的世界裏。至於一切童話裏所表現的「人」的生活，仍多冷酷而悲慘的。

我們試讀金斯萊 (Charles Kingsley) 的水孩 (Water Babies)，掃烟囱的孩子 湯姆 (Tom) 在人的社會裏所受的是何等冷酷的待遇。再試讀王爾特 (O. Wilde) 的安樂王子，燕子飛在空中所見的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少年皇帝 (二) 在夢中所見的又是何等的景象。沒有，沒有，童話中的人生也是沒有快樂的。正如安徒生在他的一個母親的故事

聖陶自己很喜歡這童話集；他曾對我說，「我之喜歡稻草人，較隔膜爲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較隔膜爲切。」在稻草人裏，我喜歡閱讀的文字，似乎也較隔膜爲多。雖然稻草人裏有幾篇文字，如地球，旅行家等，結構上似稍幼稚，而在描寫一方面，全集中幾乎沒一篇不是成功之作。我們一翻開這集子，就讀到：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鋪着萍葉，盪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小魚兒成羣來往，針一般地微細，獨有兩顆眼珠大而發光。」

小白船

這是何等移人的美妙的神述呀；當我們閱讀時，我們的心似乎立刻被帶到一條小溪之旁，站在那里賞玩這種美景。然而還不不止此，如果我們繼續讀下面的幾段：

「許多梧桐子，他們真快活呢。他們穿了碧綠的新衣，一齊站在窗沿上游戲。四面張着綠綢的幕；風來時，綠綢的幕飄飄地吹動，像個仙人的住宅。從幕的縫裏，

他們可以看見深藍的天，天空的飛鳥，仙人的衣服似的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永
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轉的星，玉橋一般的銀河，提燈游行的螢蟲。他們看得
高興，就提起小喉嚨唱歌。那時候隔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階
下的蟋蟀也唱了。」

梧桐子

「溫柔而清淨的河是鯉魚們的家鄉。日裏頭太陽光像金子一般，照在河面上；
又細又軟的波紋彷彿印度的細紗。到晚上，銀色的月光，寶石似的星光，蓋着河
面的一切；一切都穩穩地睡去了，連夢也十分甜蜜。大的小的鯉魚們自然也被
蓋在細紗和月光星光底下，生活十分安逸，夢兒十分甜蜜。」

鯉魚的遇險

「春風來了，細細的柳絲上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些嫩黃色，定睛看去，又說不
定是嫩黃色，卻有些綠的意思。他們的腰好軟呀。輕風將他們的下梢一順地托
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了，彷彿小女郎梳齊的頭髮。
「兩行柳樹中間，橫着一道溪水。不知由誰斟滿了的，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相

裏所述的，母親的孩子給死神抱去了，她竭盡力量想把他抱回，但當她在井口看見孩子的將來的運命時，她便叫道，「還是帶他去吧！」現代的人生就是這樣。

聖陶最初動手作童話在我編輯兒童世界的時候。那時，他還夢想一個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的國土。我們讀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兒的夢，新的錶及梧桐子諸篇，顯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沈浸在孩提的夢境裏，又想把這種美麗的夢境表現在紙面。然而，漸漸地，他的著作情調不自覺地改變了方向。他在去年一月十四日寫給我的信上曾說，「今又呈一童話，不識嫌其太不近於『童』否？」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裏，想重現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企圖。聖陶的發生疑惑，也是自然的結果。我們試看他後來的作品，雖然他依舊想用同樣的筆調寫近於兒童的文字，而同時卻不自禁地融化了許多「成人的悲哀」在裏面。固然，在文字方面，兒童是不會看不懂的，而那透過紙背的深情，兒童未必便能體會。大概他隱藏在他的童話裏的「悲哀」分子，也與柴霍甫(A. Tchekhov)在他短篇小說和戲曲裏所隱藏的一樣。

漸漸地，一天一天地濃厚而且增加重要。他的一粒種子，地球，大喉嚨，旅行家，鯉魚的遇險，眼淚等篇，所述還不很深切，他還想把「童心」來完成人世間所永不能完成的美滿的結局。然而不久，他便無意地自己拋棄了這種幼稚的幻想的美滿的「大團圓」。如畫眉鳥，如玫瑰和金魚，如花園之外，如瞎子和聾子，如克宜的經歷等篇，色彩已顯出十分灰闇。及至他寫到快樂的人的薄幕的破裂，他的悲哀已造極頂，即他所信的田野的樂園此時也已摧毀。最後，他對於人世間的希望便隨了稻草人而俱倒。「哀者不能使之歡樂，」我們看聖陶童話裏的人生的歷程，即可知現代的人生怎樣地淒涼悲慘；夢想者即欲使牠在理想的國裏美化這麼一瞬，僅僅一瞬，而事實上竟不能辦到。

人生的美麗的生活在那里可以找到呢？如果「地國」的樂園不會實現，人類的這個尋求恐怕永沒有終止的時候。

寫到這里，我想，我們最好暫且放下這個無答案的冷酷的人生問題，轉一個方向，談聖陶的藝術上的成就。

平。細的勻的縐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波推移的痕跡；柳樹的倒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披着綠草，正是小魚們小蝦們絕好的住宅。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和的陽光籠罩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生活的歡樂。」

花園之外

我們便不知不覺地驚奇起來，而且要帶着敬意讚頌他的完美而細膩的描寫。實在的，像這種描寫，不僅非一般粗淺而誇大的作家所能想望，即在隔膜裏也難尋到同樣的文字。在描寫兒童的口吻與人物的個性方面，稻草人也是很成功的。

在藝術上，我們實可以公認聖陶是現在中國二三個最成功者當中的一個。

同時稻草人的文字又很淺明，沒有什麼不易明瞭的地方。如果把這集子給讀過四五年書的兒童看，我想他們一定很歡迎的。

有許多人或許要疑惑，像瞎子和聾子及稻草人，畫眉鳥等篇，帶着極深摯的成人的悲哀與極慘切的失望的呼聲，給兒童看是否會引起什麼障礙；幼稚的和平純潔的心裏

應否即投入人世間的擾亂與醜惡的石子。這個問題，以前也曾有許多人討論過。我想，這個疑惑似未免過於重視兒童了。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知道人間社會的現狀，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

這童話集裏附有不少美麗的插圖。這些圖都是許敦谷先生畫的。我們應該在此向他致謝。有這種好圖畫附印在書本裏，在中國，可以說此書是第一本。

鄭振鐸，

一九二三，九五。

(一)見安徒生的一滴清水。

(二)見王爾特的少年皇帝。

篇

目

小白船	一
傻子	一一
燕子	二二
一粒種子	三三
地球	四〇
芳兒的夢	四六
新的錶	五五
梧桐子	六七
大喉嚨	七五
旅行家	八三
富翁	九四

鯉魚的遇險·····	101
眼淚·····	115
畫眉鳥·····	125
玫瑰和金魚·····	135
花園之外·····	145
祥哥的胡琴·····	155
瞎子和聾子·····	166
克宜的經歷·····	180
跛乞丐·····	191
快樂的人·····	205
小黃貓的戀愛故事·····	216
稻草人·····	235



小白船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鋪着萍葉，蟲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小魚兒成羣來往，針一般地微細；獨有兩顆眼珠大而發光。青蛙兒老是睜着兩眼，像在那里看守的樣子，大約等待他的好伴。

溪面有極輕的聲音——水泡破碎的聲音。這是魚兒做出來的。他們能夠用他們的特別方法奏這奇異的音樂。「潑刺……潑刺」他們覺得好聽極了。

他們就邀着小紅花一起舞蹈；綠草因為誇耀自己仙人的衣服，也跟了上來；小人國裏的睡蓮喜得輕輕地抖動；青蛙兒看得呆了，不知不覺，隨口唱起歌來。

溪上一切東西更覺得有趣可愛了。

小溪的右邊，泊着一條小小的白船。這是很可愛的白船，船身全是白色，連舵、槳、篷、帆都是白的；形狀正像一支梭子，狹而長。這條船不配給胖子坐的。倘若胖子跨上去，船身一側，就會掉下水去。也不配給老人坐的。倘若老人坐了，灰黑色的皮膚，網一般的額紋，同美麗的白色配合在一起，一定使老人羞得要死。這條小船止配給玲瓏美麗的小孩子坐的。

